



兆岱丹编

爱情小说选

爱
——爱情小说选
兆岱丹 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2 字数 375,000

1982年9月第2版 1986年2月第4次印刷

印 数: 401,101—414,300 册

统一书号: 10256·155 定价: 2.35 元

情不能不算是相当重要的一种。因此，在文学艺术中正确地表现男女间的爱情关系，无疑将有助于揭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，真实地再现种种社会关系的本质，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的认识作用、教育作用以及美感的作用，这已为文艺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常识。

可是，在“四人帮”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时期，爱情变成了灾祸，变成了魔鬼的化身，于是，爱情成了文艺的禁区之一。那个黑暗时期的文艺作品，除了反面人物才有老婆或姘头之外，那些“高大完美”的所谓英雄形象，不是鳏夫便是寡妇，不是和尚便是尼姑，总而言之，把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歪曲成毫无血肉的禁欲主义的苦行僧。“四人帮”这伙丑类如此歪曲生活，一则是他们企图以此禁锢人民的思想，实行愚民政策，以便于他们复辟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；再则，他们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面孔，以掩饰他们一伙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与男盗女娼的丑恶灵魂。

“四人帮”虽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，但是，他们在爱情问题上所散布的腐臭空气，至今还在毒害着人们，特别是毒害着一些阅世不深的青年人，弄得他们在爱情“禁区”的面前徬徨了，以至产生了种种错觉：似乎爱情就是腐化堕落的同义语，婚姻也成了低级趣味的对等物；或者把爱情视为与对方的金钱、地位作等价交换的商品；更有甚者，竟可悲地把动物的本能当作了爱情，如此等等，实属触目惊心！

毫无疑问，恋爱观是人们的世界观的并非不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因此，帮助青年确立无产阶级的恋爱观，无疑是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为此，我们选编了这部爱情短篇小说的集子，奉献给广大的青年朋友们。

本书收入了二十二篇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。其中，文化革命以前发表的十二篇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发表的十篇。在选编过程中，我们力求兼顾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、艺术风格、美学趣味，所以其间也保留了一些有缺陷的作品。至于这类作品价值的高低，缺点的大小，我们相信广大的读者会作出公正的评判。

为了和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道阅读和欣赏本书，我们不揣浅薄，对本书的作品作一个粗略的分析。

《红豆》里的江玫为了革命事业，经过极其痛苦的反复的内心斗争，终于忍痛抛弃了她曾经热烈爱过，但又不应该继续爱下去的人。她的行为无疑是高尚的。不少读者在赞赏作品描写真切动人、细腻委婉的同时，也为主人公在感情上过于缠绵而惋惜。但我们仍能从作品中汲取生活的教训，得到美的享受。《小巷深处》里的徐文霞，在旧社会被生活抛进了妓院，解放后在党的阳光下，她第一次尝到了做人的幸福。由于过去的屈辱和封建意识的影响，她不敢用爱情去回答真诚地爱着她的张俊，于是陷入了深沉的痛苦。张俊知道她的身世之后，经过痛苦的斗争，决心分担姑娘的屈辱与痛苦，向她献出赤诚纯洁的心。恩格斯认为痛苦中最高尚的，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——乃是爱情的痛苦。从这一对青年男女个人的强烈痛苦与欢乐中，不是歌颂了主人公洁白无瑕、高尚美丽的情操？不也暴露了旧社会，赞美了新社会吗？

《美丽》中的季玉洁、《爱情》中的叶碧珍，她们都是富于感情的人，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，为了别人的幸福，她们把自己的爱情深深地藏在心底，在工作中寻找安慰。爱情就是爱人，为了所爱者的幸福，为了一切善良人们的幸福，克制自己的感情，牺牲个人的幸福，这是爱情应有的道德。

季玉洁、叶碧珍她们也许会有暂时的苦痛，但她们的灵魂是高尚美丽的，她们的人生也会是幸福的。这种圣洁无私的爱，正是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。而这更是一切自私卑微的情欲永远无法比拟的。

生活中的爱情并不总如想象的那样浪漫、美好。共同的志趣、深厚的情谊，美丽的体态……常常使青年男女萌发爱情，而这一切相对的东西又远不是一成不变的；再则爱是必然的，爱谁却是偶然的，世界上本无集美德于一身的绝代佳人，因此，内在的差异与外在的诱惑都是客观存在的，这里所需要的是对爱情的专一和道德的约束。《在悬崖上》的技术员就因为缺少爱情的道德和对妻子的责任感，一遇在爱情上“博爱”的风流女性加丽亚，便见异思迁险些跌下生活的悬崖。这深刻的教训难道不值得人们记取吗？爱情是美好的，而没有道德的爱情则是危险的，这正象大海，它既能载舟也能覆舟，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在爱情的海洋里战胜风浪，到达幸福的彼岸。

婚姻是恋爱的高潮，是爱情的必然归宿和延续。它，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勇气，使人奋发向上，也能给人们以折磨和痛苦，使人沉沦颓丧。婚后若把两人的生命加在一起，溶汇在革命事业之中，这样的婚姻非但不是“爱情的坟墓”，而简直就是爱情的不败的花，丰硕的果。但是若把婚后的家庭当作个人的安乐窝，把妻子仅仅当作生活的伙伴，而不是同志和战友，这样的家庭早晚要出现裂痕，迟早要闹悲剧的。《我和我的妻子》就形象地说明了，“妇女要是忙于家务，她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。要彻底解放妇女，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，就必须有公共经济，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。”（《列宁选集》第四卷第七二页）

《在泉边》以优美的抒情笔调把青年们的爱情写得那么动人，把情人相爱时的心情写得那样逼真而富于生活情趣，把主人公们写得那样可爱，这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，其中展示出深刻的生活哲理：新中国给青年们带来了幸福，而幸福的青年一代又以无限的热情去创造更幸福的未来。

但是“四人帮”为了把青年一代变成没有灵魂，没有感情的僵死的工具，他们剥夺了青年们的幸福与创造幸福的权利。在他们反革命的词典里幸福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，爱情成了下流堕落的同义词。《爱情的位置》中的亚梅就是这样的受害者。她只要结婚，而不需要爱情。她把结婚与对象的地位、收入理所当然地等同起来，可悲地以为这就是最实际的美满婚姻。可以大胆地预言，亚梅式的婚姻未必会有真正的幸福，正如封建买卖婚姻不可能有幸福一样。亚梅所追求的“实际”，就是实际上把自己买给了地位金钱，她心里绝对不存在爱情。而她的对象也自然把她当作地位金钱买来的商品，怎么可能给予她应有的平等与爱情？这种没有个人意愿与爱情的勉强结合，实际上是旧式买卖婚姻在新社会的复活。

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，有理想的青年自有苦难的遭遇，也自有高尚的爱情。理想、爱情象黑暗中的火炬、严寒中的阳光，给他（她）们风限的光明和温暖。《墓场与鲜花》中的朱少琳、陈坚本是情投意合的一对，但他（她）们意识到过早的恋爱不利于学习，于是主动回避了。后来，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，他（她）们经受了意想不到的折磨，陈坚讲了几句真话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被发落到黄河边的荒滩上。在困顿与绝望中，“黑帮子女”朱少琳不顾一切来到陈坚身边。这一对苦难中的情人忘掉了苦难，沉浸

在幸福之中。他（她）们决心顽强地活下去，斗下去。为什么这样的爱情分外动人心弦？人们渴望追求的正是这种患难与共、坚贞不渝、纯洁无瑕的爱情啊！

在爱情生活中，一个人心灵的高尚与卑劣，常常从他爱谁和怎样去爱表现出来。《青春插曲》里的蓓蓓，生活逼着她在头脑清醒、勤奋好学、真诚无私的知识青年志刚，与家庭阔绰，浑浑噩噩、鄙俗不堪的刘大义之间作出选择。蓓蓓公然违背父母之命，蔑视物质的引诱，与世俗的观念决裂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被戴上“白专”帽子的穷青年。在他（她）们相爱过程中，即不计较有无“实惠”，也不讲求额外的附加条件，而唯有共同的理想以及深厚、挚着、忘我的爱。唯其如此，他（她）之间相爱的方式才如此感人。爱情与附加条件总是成反比的，纯贞的爱情不容渗进附加条件的杂质，附加条件太多，爱情本身也就不存在了。

《眼镜》、《“不称心”的姐夫》、《蓝蓝的木兰溪》、《姻缘》里的几位姑娘敢于打碎“四人帮”强加给她们的封建的、极左的精神枷锁，勇敢地去追求理想幸福的爱情，按照个人的意愿大胆地去爱那些在“四人帮”摧残下勤勤恳恳工作学习、忠心耿耿为祖国实现四化而献身的青年。这种精神，今天仍是值得推崇的。这并不是在宣扬爱情至上主义。我们从不否认人们对爱情的需要，也不否认爱情能给人幸福和力量，我们和爱情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我们认为革命是第一位的，爱情只能是第二位的。如果爱情与革命有了矛盾，当然让爱情服从革命。而与革命利益一致的，催人向上，给人幸福的爱情有什么理由不能大胆追求呢？这是每个青年应有的爱的权利！

谁都不希望爱情遇到波折，但真正的爱情却应该经得起

风浪的考验。《失去了的爱情》就形象地说明，不懂得爱情的真正价值，吝惜为之付出代价的人，最终也得不到爱情。从金惠萍爱情的得而复失，尤甫芳与彭唤涛爱情的美满结局，不是发人深思吗？幸福的爱情属于那些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的人们，属于那些为爱情献得越多的人们。

在新长征队列中前进的青年们，你们的爱情在哪里？请读《办婚事的年轻人》，这一对情侣都是二级工，工资暂时还很低，有人说“贫困从大门进去，爱情从后门出来，”然而我们这一代有志气的青年，以自身的行动彻底定否了这一陈腐的观点。他（她）们并不企求温柔富贵的安乐窝，也不贪图个人生活的欢娱。他（她）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，坚持崇高的生活目的，忠于纯贞的爱情，相亲相爱，为实现四化忘我学习、努力劳动。这一对办婚事的年轻人是幸福的，我们相信，他（她）们的未来将加倍的幸福。他们的爱情将在实现四化的共同斗争中永葆青春。

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，文学作品描写爱情并非大逆不道，相反倒是平常而有益的。这类作品不仅作家可以写，读者也可以大胆地去读。我们将这个集子奉献给新长征途中的读者，愿你们从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，恰当地处理革命事业与恋爱婚姻的关系，让自己的青春更美丽、爱情更甜蜜、婚姻更美满。

编者
一九七九年十月

目 录

结婚.....	马 烽 (1)
春种秋收.....	康 濯 (8)
在泉边.....	方 之 (38)
爱 情.....	李威仑 (51)
在悬崖上.....	邓友梅 (76)
我能爱她吗?	王慧敏 (112)
小巷深处.....	陆文夫 (132)
我和我的妻子.....	俞 林 (149)
红 豆.....	宗 璞 (161)
美 丽.....	丰 村 (194)
蜜 月.....	浩 然 (224)
一封拾到的信.....	秦兆阳 (243)
眼 镜.....	刘富道 (259)
爱情的位置.....	刘心武 (279)
“不称心”的姐夫.....	关庚寅 (305)
烟 缘.....	孔捷生 (324)
墓场与鲜花.....	肖 平 (343)
失去了的爱情.....	达 理 (367)

青春插曲.....	张 斌(396)
蓝蓝的木兰溪.....	叶蔚林(429)
办婚事的年轻人.....	包 川(453)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.....	张 弦(463)
雨, 沙沙沙.....	王安忆(483)
闪亮, 闪亮, 小星星.....	王小鹰(496)
野花瓣儿.....	王 钢(512)

结 婚

马 烽

清水庄青年团支部书记田春生，一夜醒来四次，急着要到区上领结婚证。天还不大明就起来了，吃完饭，换了件白洋布小褂，急急忙忙就起身。走出村子的时候，太阳刚才出山。

田春生的对象叫杨小青，是柳林村劳动英雄杨万有的闺女，比春生小三岁，今年没零没整二十岁了。柳林村离清水庄二十里地，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，去年春节，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，一认识就恋爱上了，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，很快就成功了。

两家的大人们，听到这事都很高兴。说起来也真巧，春生爹和杨万有老汉也认识。七、八年以前，两个人因为缴不起租子，被各家的地主用二指宽的条条送到看守所的黑房子里，一块住过半个多月。没想到新社会里他们变成亲家，都催着快快办这喜事。可是这喜事已经闹上够一年了，到如今还没办成。

去年夏收以后，本来已经说好要结婚了。春生全家忙着筹办喜事：又是修房子，又是做被褥……什么都准备齐全了，日子也挑定了，可是忽然小青捎来封信，说是结婚的日子要往后推。春生急忙跑到柳林村，找小青问原由。小青

说：“县里最近办了个‘妇婴卫生训练班’，村里和区上都同意我去学习。你觉得怎样？”春生没有拦阻，他笑说：

“这是学习为人民服务本事，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，我同意！”就这样把件事搁过了，老两口空喜欢了一场。小青学习完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到冬天了，老两口又催儿子快快抓紧时机办喜事。春生去找小青谈判，小青说：“看你急的！我刚学习回来，村里妇婴卫生工作还没开展，忙着就闹个人问题，群众影响多不好！我想过了旧历年再……”春生没等她说完就笑着说：“我同意你的意见。”

一过旧历年，春耕准备工作就开始了。今年是大生产运动年，青年团的中心任务也是领导青年加紧生产。春生又是青年团支部书记，又是互助组组长，发动大家选种啦，买新式农具啦，打井啦，植树啦，工作一大堆，每天从明忙到黑，结婚的事连想都顾不上想了。只有他娘有时候还说两句：“这可拖到什么年月啊！好我的小祖宗们咧！”现在，春耕已经结束了，离麦收还有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老两口又三番五次催儿子。昨天下午，春生去柳林村跑了一趟，和小青谈了老半天。起初，小青说：“再过个把月，等麦收以后不好吗？现在急急忙忙的。”可是架不住春生左说右说，最后小青才笑着说：“你这个人呀！真是……好，由你吧！”就这样算是确定了。他俩约好今天到区公所碰头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见不散。

田春生出了村子顺着大路往前走。路两旁是一行行整齐的小树，这是清明节那天他领导全村青年们栽的。他心里想：再过十年，这些树不知会长得多么高大呢……

前边拐弯的地方，有十几棵小杨柳，有一棵歪歪斜斜地快倒了，大概是被大车挂的。春生紧走几步过去，把它扶

正，又用脚壅了些土埋实。他看到这些小杨柳，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一股热劲。这些杨柳栽子，是他亲自从柳林村背回来的。那天，小青笑着对他说：“你可要保证都栽活啊！”春生也笑着说：“这是从你家树上砍下来的，一定愿意到我们村里去活！”说得小青咯咯咯地笑了。

小青可爱笑哩！笑声又响又脆，笑起来和敲铃差不多，春生从来也没见她恼过，她好象心里连一点忧愁的影子也没有。她红扑扑的圆脸上，长着一对闪闪发光的大眼，春生一看见那两只大眼，就想起黑夜里汽车前头的那两盏灯，照得人心里都亮了。

春生边走边想：小青这时也正往区上走咧，用不了晌午头，就能够看到小青了，两个人在那鲜红的结婚证上把手印一按……春生想到以后的生活，不由得偷偷地笑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得前边“嘚——吆吼，嘚——吆吼”的叫喊声。忙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辆三套胶皮轮大车陷在泥坑里了。车上满载着一车货物：有木箱子，有麻袋，垒得象座小山。赶车的拚命甩鞭子，拚命叫喊。牲口浑身都淌汗了，鼻孔里喷着粗气，好象拉风箱一样。蹄子把路都刨成了坑，车却一动也不动。春生跑过去帮着赶了半天，仍然一点事也不顶，赶车的一面咒骂牲口，一面又恨恨地甩了几鞭子，辕骡前腿一打弯，索性卧到稀泥里了。赶车的把鞭子往地下一丢，气得蹲在路旁了。春生搓着手上的泥问道：

“这是从哪里拉的货？”

“从区上拉的慰劳品呀，往车站送咧！”赶车的用袖子揩揩头上的汗，着急地说：“今天各区都要送到，下午就装火车往朝鲜送，还有八十里路咧！这，这，真倒霉！”

春生一听这是群众慰劳志愿军的礼物，知道耽误不得。

他家也送了，还有他亲手写的慰问信。小青也送了两个绣着字的慰问袋。春生重新到车跟前仔细看看，对赶车的说：

“前天这里雨下的大，你看稀泥把车轮吸住了，车又重，我看只有把货卸下来，先把空车拉出来，再把货装上。来来来，我帮你！”

赶车的看了看春生，高兴地说：

“哦！就得那么办哩！可是两个人弄得慢，你没紧要事吗？”

春生想起他和小青的约定了，可是他说：“没关系！天不早啦，你快解绳子吧。”他爬到车上就卸，心里想着这一车慰劳品比结婚证更重要，这是三十万人民的心，可别误了装火车的时间。

路上过来两个年轻妇女，春生向她们说：“喂！帮帮忙吧，这是送给咱志愿军的慰劳品啊！”两个妇女一听说是这么回事，连忙过来帮着搬。后来又过来几个走路的人，春生把他们都叫住，大家七手八脚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，费了很大劲，才把空车拉出泥坑。大伙又帮着把慰劳品装到车上，捆绑结实，这时已经是快晌午的时候了。赶车的长出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

“可算是过了一关，要不是大伙，准误下大事哩！”又回头问春生说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？可要谢谢你啦！”

春生擦着头上的汗水说：

“你快赶上走吧，时光不早了！”

春生看着赶车的把鞭子一甩，大车朝北走了，他才往区公所走。这里离百合镇还有十五里地，他急急忙忙迈开大步走着，心里着急，好象太阳也比平时走得快多了。他想：小青一定已经到区公所了，小青一定急着等他，说不定小青抱

怨他走得慢呢！春生恨不得长个翅膀飞到百合镇。他象小跑一样赶路，太阳象一团火，春生的心也象一团火，一阵紧跑，利民河已经出现在前面了。这是去年才挖下的新河。黄色河堤象一条低的土墙。春生知道又把十里地走完了，站到桥上，就能望见百合镇了，心里想着小青，更加快了脚步。他想：再用不了半炷香工夫，就能见到小青了。大红耀眼的结婚证，就能拿到手里……

爬上了河堤，刚到桥跟前，忽见从对面慌慌急急跑来一个人，又见后边有几个人追赶，大声叫喊：

“不要放跑！特务！特务！”

春生心里一惊，两手往开一伸，就扑过去。那个人刚走到桥那头，一见有人拦住了，回身就顺河堤往南跑，春生拔腿就随后追。这时正是晌午头上，种地的人都回家了，特务放大了胆子，死命奔跑。春生用尽了全身气力，紧紧追赶。特务回身扔来个什么东西，并且大叫道：“看手榴弹！”春生连理也没理，仍然不松一口气地追。头上的汗水流到了眼里，渍的眼珠子发疼，他用袖子擦了一把，一直追了五六里远。看看快追上了，只差十几步了，五六步了……却不料忽然摔了一跤，左脚上的鞋子掉了。他也顾不得穿，连忙爬起来，赤着一只脚追赶，一面大声喊叫：“抓特务！抓特务！”

远处地里还有几个没收工的人，拿着锄头也追赶起来了。又追了一气，前边有个放羊的，听到有人叫抓特务，拿着羊铲迎头跑过来。那个特务看看架势不妙，从斜刺里扑上河堤，春生追上河堤的时候，特务已经跳到河里了。河水深到半腰间，特务一面过河，一面回过头来喘着气说道：

“咱们远日无仇，近，近……日无冤，你，老，老哥……”

春生回头看了看，后边的人还没追上来，眼看特务已经走到河心了。这时，春生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一扑也跳到了河里，三扑两扑就扑到了特务跟前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。特务一口就咬住了春生的耳朵，并且把他按在水里。春生疼得刚一叫喊，猛然喝了两口水，鼻子里一股辣辣的味，直冲脑子。但他抓住特务的手，死死不放。正在这时，后边的那一伙人和放羊的都追上来了，大家一齐跳下河里，才把特务抓住。

春生被扶到河岸上，浑身变成落汤鸡了，坐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喘气。耳朵也被咬破了，血顺着脖子流下来，把崭新的白小褂染红了一片。左脚也割破了，又经水一浸，疼得象针扎一样。大伙七手八脚把特务结结实实地捆起来了，人们都问春生怎样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紧！”春生又问他们是哪个村的，怎么让特务跑了？起先追的那两个人告诉他说：他们是百合镇的，在地里浇水完了，正往回走，看见这个特务割电线，他们就连忙追赶。……

大伙商议着把这个特务快送到区上去。春生这时想起了自己的事，想起了小青还在区上等着哩！他猛地站起来，只含含糊糊说了一句：“好，你们押着送那狗日的吧，我还有点要紧事咧！”说完就走了，弄得众人都莫名其妙。

他在半路上捡上丢了的鞋子，一口气急走到了百合镇。这时衣服已干了，耳朵上的血也不流了。他跑到区公所，第一句就问：“柳林村一个女的，叫杨小青的，来过没有？”

区上的人惊讶地说：“杨小青？没有来呀！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？”

春生一听可生气了，二话没说，扭头就走。他满以为小青早已来了，一定等得不耐烦，谁知连来都没来。难道这回

又有了什么变卦，不能结婚了？刚出了区公所的大门，小青走得满头大汗地来了。她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一定等急了吧？我一早就起来，刚要走，凑巧一个妇女要生小孩，我就去给人家接生。好容易才弄完。我怕你在区上等得着急，赶紧就跑。你怎把衣裳弄这么脏哩？啊？血？……”

春生一听小青也是为了人民的事耽搁了，哪里还生气，连忙笑着说道：“我也是刚到。”就把他路上遇的事说起来。这时区公所的人也出来，围住他十分注意地听着。正说间，押特务的来了。那些人一见春生和一个女的在一块亲热的样子，才知道他急急忙忙跑了的原因。小青这时捺不住她的热情了，一下就扑过来拉住春生的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；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好象说：

“你真可爱啊！”

1951年6月于北京

（选自马烽短篇小说集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）